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四編 第17冊

《西廂記》二論

林宗毅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17 冊

《西廂記》二論

林 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廂記》二論／林宗毅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25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編：第 17 冊）

ISBN：978-986-254-766-3（精裝）

1. 西廂記 2. 研究考訂

820.8

101001742

ISBN-978-986-254-766-3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七冊

ISBN：978-986-254-766-3

《西廂記》二論

作 者 林宗毅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西廂記》二論

林宗毅 著

作者簡介

林宗毅（西元 1966 年～），男，出生臺中，畢業於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班、博士班，師事曾永義教授，從事古典戲曲研究，其中較突出成果為《西廂記》專題研究，相關重要專著有《西廂記二論》、《「西廂學」四題論衡》（兩書皆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以及《西廂記》改編（三久出版社），正進行《西廂記》鑑賞筆記整理。現職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開授《西廂記》專書課程，以期研究與教學相結合，並表一生樂此不疲。

提 要

本論文分緒論、二論、結論及附錄四部分。

緒論檢討臺港及大陸地區《西廂記》研究概況，分作者、版本、主題思想、藝術成就、金批《西廂記》五方面評述。

二論為本論文主體。第一論「《西廂記》之淵源、改編和主題異動」，將數百年來三十四家《西廂記》的改編本或續作，就其故事情節內容和流變歷程進行考證和分析，從而分類探討其主題異動情形，為當今探討《西廂記》改編家數最多的專著，之後在博士論文《「西廂學」四題論衡》中復增入《拯西廂》，並存疑一種，影響學界深遠。

第二論「《西廂記》版本所具之深層意義」，探討晚明《西廂記》評點的發展，進而針對王世貞、徐渭、李贄、湯顯祖、陳繼儒等人的鑑賞性評點闡述，看出戲曲觀念的演進及其與時代思潮的關係。另針對金聖歎批改的《西廂記》探討，掌握其底本與批評的內在模式，並從其律詩「分解說」聯繫到戲曲「分解」的意義，印證金氏是從「文章」的角度評《西廂記》的藝術內涵，此為本論文最具創發之處。

結論對「《西廂記》學」提出頗多願景，某些已成真，而「《西廂記》版本集成的編纂」，大陸已在進行此一浩大工程，實令人興奮、期待。

附錄有三：關於《西廂記》研究論著索引彙整、晚明版本一覽表、俗曲微卷索引。



目

次

前 言	1
緒論——臺港及大陸地區《西廂記》研究綜述及 檢討	5
第一節 關於《西廂記》的作者	5
第二節 《西廂記》版本的研究	12
第三節 《西廂記》的主題思想	15
第四節 《西廂記》的藝術成就	16
第五節 金批《西廂記》的評價及相關問題	22
第六節 《西廂記》的研究及總檢討	25
第一論 《西廂記》之淵源、改編和主題異動	29
第一節 《西廂記》故事的淵源、轉化及形成	29
第二節 王實甫以外元明清三十四家《西廂記》 改編本（上）	41
第三節 王實甫以外元明清三十四家《西廂記》 改編本（中）	59
第四節 王實甫以外元明清三十四家《西廂記》 改編本（下）	77
第五節 諸改本的主題異動及相關問題	94
第二論 《西廂記》版本所具之深層意義	103
第一節 晚明《西廂記》傳刻的時代意義	103
第二節 晚明《西廂記》評點的發展及其與時代 思潮的關係（上）	111
第三節 晚明《西廂記》評點的發展及其與時代 思潮的關係（下）	123
第四節 金聖歎批改《西廂記》的功過及其「分 解」說與戲曲分節的關係	144
結論——二論總結及「《西廂記》學」的展望	167
第一節 二論總結	167
第二節 「《西廂記》學」的展望	170
附錄一 《西廂記》研究論著索引彙整	175
附錄二 晚明《西廂記》版本一覽表	227
附錄三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西廂 記》俗曲微卷索引	233
參考書目	237

前言

《西廂記》雜劇不僅是元代、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名著，置之世界文學寶庫中亦毫不遜色。歷來討論它的論述甚多，但就成爲一門「《西廂記》學」〔註1〕而言，質與量都有可再充分發展的餘地。已出版或發表的單本論著及單篇論文，頗嫌「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夠全面；更甚者，許多潛在之問題，竟無人顧及。故本文之撰寫論述，首在檢討《西廂記》的研究概況，次則針對其不足或值得探討的專題，予以深化研究。期能在回顧、整合之後，先求得學術能力之養成，進一步作重點突破，往後庶幾可作全面性研究。

論文分諸論、二論、結論及附錄四部分。

緒論旨在爲「二論」作論前準備工作，檢討臺港及大陸地區《西廂記》研究概況，說明前輩時賢成就如何，現今尚可如何作其他方面之研究。〔註2〕

第一論「《西廂記》之淵源、改編和主題異動」。民國七十四年輔大研究生湯璧如所撰碩士論文《西廂記故事的演變——以鶯鶯傳、董西廂、王西廂爲例》，因其所參考資料僅止於《西廂記》雜劇之淵源、轉化及形成，故所論之廣度、深度有限。此間，唯大陸學者譚正璧所撰〈王實甫以外二十七家西廂考〉，〔註3〕專力探討了《西廂記》問世以後直至清代六百年來，諸家續作、改編，分別

〔註1〕大陸學者蔣星煜於《上海戲劇》（西元1987年6月頁8~9）發表〈「西學」在搖籃中叫嚷〉，逕謂《西廂記》研究一門學問爲「西學」，文末並云：「作爲一門科學，『西學』不如『紅學』那樣成熟，甚至人們也許根本不承認。但是，她已經出生，並在搖籃中叫嚷了，我們不能充耳不聞。這是客觀存在。」

〔註2〕由於時日緊迫，現今外文能力及資料掌握有限，對於非華文撰述及臺港和大陸以外華文地區的論文暫時未予劃入檢討範圍。

〔註3〕收入《曲海蠡測》，頁8~3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1版1刷。

就其本事來源、情節內容和流變歷史進行考證和分析，雖屬初創之作，於學術界之參考價值甚高，甚至近年相關論文尚難出其左右。〔註4〕本論即在其基礎上做進一步的補充和探討。不過，因文獻的流失或研究環境的限制，對各改編本的介紹、分析，不得不採取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篇幅分配。

第二論「《西廂記》版本所具之深層意義」。為「《西廂記》學」最可發展之餘地。民國六十三年政大研究生陳慶煌所撰碩士論文《西廂記考述》、七十五年師大研究生曾瓊蓮所撰碩士論文《西廂記之版本及其藝術成就》，皆涉及版本之探討，兩者相隔十餘載，因限於版本散見各地，蒐求、複印困難，參考論文也不易見，故仍止於臚列、敘錄，難有新意。《西廂記》版本學上較有成就者，當推日本學者傳田章之《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西元1970年）〔註5〕、大陸學者蔣星煜之《明刊本西廂記研究》（西元1982年）、《西廂記罕見版本考》（西元1984年）、《西廂記考證》（西元1988年）、《西廂記新考》（西元1996年）及收入其他戲曲專著和散見各報刊的零星論文。〔註6〕今在二位前賢研究成果上，另拈數子題探討，皆罕見專文討論。

結論部分，除總結本文之外，對未來研究方向亦略作展望，尤其是對目前研究困境的突破，有所建言。附錄部分，「《西廂記》研究論著索引彙整」，是為緒論撰寫所編的卡片資料，亦屬參考書目的一部分；「晚明《西廂記》版本一覽表」，是第二論第二節的副產品；「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西

〔註4〕如金寧芬的〈試論王實甫西廂記的流傳及影響〉（《群眾論叢》，西元1980年3月）、陳慶煌的〈西廂記戲曲藝術對後世的影響〉（《文學與美學研討會論文初稿本》，淡江中文系主辦，西元1980年6月9~10日）。

〔註5〕傳田章（Denda Akira 西元1933年~），1957年在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中國語學文學碩士課程畢業，以《西廂記諸本的研究》獲文學碩士。主要著作是《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西元1970年），另有相關文章〈萬曆版西廂記の系統とその性格〉發表於《東方學》第三十一集（西元1965年）。

〔註6〕《明刊本西廂記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7月，1版1刷；《西廂記罕見版本考》，（東京）不二出版株式會社，1984年10月20日，1刷；《西廂記考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1版1刷；《西廂記新考》，學海出版社，1996年11月，初版；另，《中國戲曲史鈎沈》收有相關論文6篇，中州書畫社，1982年9月，1版1刷；《中國戲曲史探微》收有相關論文12篇，齊魯書社，1985年12月，1版1刷；《中國戲曲史索隱》收有相關論文1篇，齊魯書社，1988年10月，1版1刷。蔣氏在《明刊本西廂記研究》後記云：「對於明刊本《西廂記》做一系列研究、考證工作，不知不覺已經三十年了，……」（西元1982年），如今則有四十年了，仍不斷有論文散見各報刊雜誌。

《西廂記》俗曲微卷索引」，原先是想編出一份目前可見之《西廂記》俗曲總目錄，而且是另一論《西廂記》俗曲風貌初探的參考資料，後因未克處理完畢，故僅先編出微卷目錄初稿，俗曲中的《西廂記》，則暫不予以討論。（註 7）三者一併附後，或可供學界參考。

最後，有幾件事要提：第一是，本論文試圖以「問題意識」為主，亦即先問「為什麼？」再尋找「為什麼會這樣」的答案或結論，為的就是避免只做整理或鋪敘的工作而已，而是以「問題」帶動思考。第二是，基本上本文仍將《西廂記》歸為王實甫的作品，文中未特別注明刊本或改編者時，「《西廂記》」即指王氏所作。又，引用《西廂記》原文論證時，採用的是凌濛初即空觀鑒定本，這是因為現存數十種《西廂記》版本，無完全相同的兩本，不得不選擇論證用之底本，一則也是因為凌刻本已是學術界公認校刻較精、體例較近雜劇原來面貌的本子，當然凌刻本錯誤的部分本文是不會移植過來的，必要時會引用需要之其他版本輔證。第三是，《西廂記》不僅可以當成學術論題研究，就是當成生活藝術來欣賞，也是美不勝收，例如有幸寓目耳聞的，就有錄影帶、錄音帶、DVD、VCD、CD、電影發行專刊、小說改本、酒令、謎語、年畫、現代畫家畫本、磁磚、陶塑、捏麵、地毯、珠寶盒、鼻煙壺、撲克牌、迷你屏風、剪紙、明信片、郵票、漫畫、兒童讀本等，多采多姿。因此，這篇論文的寫作過程雖辛苦，卻有「不虛此行」之感。第四是，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曾永義老師，亦師亦友般地鼓勵指正我，使我在學術研究上有勇氣和決心走下去；以及吾妻李栩鈺，在我的撰述過程中，一直給我精神和物質上的絕對支持，無怨無悔，這份情，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還有碩一的學妹長安靜美幫我翻譯了不少日文資料，以及一切曾在研究資料上予我協助、方便的師長友朋們，在在使我永誌難忘！

〔註 7〕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之俗文學資料，民國 62 年由曾師永義主持「分類編目中研院史語所所藏俗文學資料工作小組」，進行整理、分類。本目錄即據微卷總目錄摘出，進行核對，而成初稿。該批資料僅部分翻拍成微卷，其微卷總目錄末云：「以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俗曲，經過整理後，尚有很多重複的，尤其是雜曲方面，重複的未登入者，將半數以上，但已登記者，亦有很多重複的。」未拍成微卷者，亦多重複，且究竟該組在劉復、李家瑞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上）（下）（文海出版社，西元 1973 年 2 月，1 版）上增加了多少《西廂記》俗曲資料，又與傅惜華編《西廂記說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元 1986 年 8 月，1 版 1 刷）所收內容重複多少？皆需再做核對與整理。

緒論——臺港及大陸地區《西廂記》研究 綜述及檢討

本章節根據所蒐集到的數百篇論文及若干專著進行綜述及檢討，間接參考了大陸各年度的《中國文學研究年鑑》〔註1〕（西元1981～1987年）〈古代戲曲研究概述〉部分，以及四篇文章：〈建國以來元雜劇研究之回顧〉〔註2〕、〈西廂記研究綜述〉〔註3〕、〈古代戲曲研究綜述〉〔註4〕和〈近年來西廂記研究綜述〉，〔註5〕以免漏述重要而無從得悉的研究成果。（論文索引編列於附錄一，請配合參看。）

第一節 關於《西廂記》的作者

古人關於《西廂記》作者爲誰？早已眾說紛紜；今人亦然。古人之說，大抵有六，即：王實甫作、關漢卿作、王作關續、關作王續、關漢卿作晚進王生增、關漢卿作董珪續。後二說甚繆，故實際只有四說而已。今人論爭亦承其緒，擴而論之，再添兩說：元後期作家集體創作、元末無名氏作。

〔註1〕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先後出版。

〔註2〕李修生撰，收入《元雜劇論集》（下），頁368～388。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5月，1版1刷。

〔註3〕收入寧宗一、陸林、田桂民編著的《元雜劇研究概述》，頁181～207。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1989年7月，2刷。

〔註4〕王永寬撰，收入《一九八六年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綜述》，頁102～117。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1刷。

〔註5〕周續廣撰，見《文史知識》1988年2月，頁123～128。

一、王實甫作

可分為兩組：

（一）生平考證與鈎沈

除戴不凡一文引起學界辯難，以及周續賡一文是重述朱君億觀點外，其餘各篇主要提供了《錄鬼簿》以外的可能資料，包括：《北宮詞紀》題為王實甫作的〔商調·集賢賓〕（退隱）套曲、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三〈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三〈送王實甫〉詩及其前言、揭傒斯《揚文安公全集》卷二〈題淵明歸去來圖〉和吳澄《吳文正集》卷十八〈王實翁詩序〉以及歐陽玄《圭齋文集》卷十四〈王大年詩帙〉等提到的「王實初」等，唯因各資料皆存在若干疑點及不可避免的矛盾，故至今仍難令人全然信服。〔註6〕

（二）王作《西廂記》

臺灣學者所撰只有王康〈慎作翻案文章〉〔註7〕及陳慶煌〈西廂記作者新探〉兩篇，前者引用資料有主王作、亦有主王作關續，觀點不一。後者因撰作時間較晚，明顯參考了許多大陸學者的說法，有整理之功而乏創發，並且連一些錯誤也承襲下來。〔註8〕所以，在這方面的討論，臺灣是遠不如大陸的。

〔註6〕 另外還有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卷上，頁332~333，對王實甫生平有所考證，但未涉及《西廂記》版權問題。劉蔭柏〈王實甫生平、作品推考〉本可分列兩組，但依其成果輕重歸入下一組。

〔註7〕 全篇著重在駁斥蔡丹治〈西廂記作者是誰？〉一文，引用吳梅主王作及黃文暘主王作關補之資料作為自己立論根據，觀點不一，姑置此類。

〔註8〕 如頁378云：「元周德清論曲（註14），舉《西廂》〔麻郎兒么〕說：『忽聽、一聲、猛驚』，〔太平令〕：『自古、相女、配夫』為六字三韻句例。前一句見第一本第三折，後一句見第五本第四折，可證元代並未將《西廂》第五本視為續本。」其注14云：「見明沈德潛《顧曲雜言》，或臧懋循《元曲選》，以及清《欽定曲譜》卷首所引周挺齋論曲。案：今本《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是處已為人竄易，不可據。」其案語恰恰是以非為是，再以非非是，之所以有此錯誤乃出自從古人以來就未「查回原書」而引起的。1980年，大陸學者董每戡〈西廂記發覆〉一文也是如此誤引。張人和〈西廂記六字三韻語誤引辨正〉（《文學遺產》，西元1982年1月）有極清楚之剖析。在此，我可以補充一條極便利之判斷法則，根據原文「六字三韻語」條下所謂的「不同韻腳，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便屬第二者」，而「自古、相女、配夫」，根本已落二等。

為求謹慎，本人曾書面請教陳先生所據為何？其答覆如下：「此一論點，清初毛西河在其《論定西廂記》（附錄）中已提出，目前大陸學界亦頗有人援引。愚以為沈、臧及《欽定曲譜》所標者乃〈挺齋論曲〉，而非《中原音韻》所附

本組文章，主要特色在於抓住最早文獻《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堅持在未發現更早記載文獻時，《西廂記》的作者仍宜歸屬王實甫。再者，他們皆能破主他說者之立論，但在「立」的方面，卻仍有許多疑點亦束手無措。如：趙景深一文針對魏復前所提「關作董續」的六項理由一一反駁、以及駁斥退翁所主張的「關作王補（《圍棋闖局》）」，條條直指對方癥結，然說到支持王作說的理由也僅僅是「在沒有找到比公元 1330 年《錄鬼簿》更早的記載以前，王實甫作《西廂》全二十一折這主張是永遠成立的。」六〇年代左右，王季思與陳中凡的幾次論戰是最為精彩的，王氏非但使陳氏折服，而且勇於對疑點提出看法。錢南揚則繼王氏後再向陳氏問難，所提論據部分可以駁倒陳氏，部分則頗有可商榷之處。（註 9）至於，證明《西廂記》原作有五本之多者，陳

之〈作詞起例〉。按今〈作詞起例〉之所以作「本宮、始終、不同」，主要係因其下有言『韻脚俱用平聲』，而〈挺齋論曲〉所引之『自古、相女、配夫』雖亦六字三韻，但已非三平韻矣，故不得不改易之，始合其所增訂——更為繁瑣與苛嚴之條例。即此亦可側知〈挺齋論曲〉當為〈作詞起例〉之底本。蓋於《中原音韻》刊行時，（或許較遲），始將〈挺齋論曲〉重新修訂，改稱〈作詞起例〉以作附錄。反言之，若〈作詞起例〉先〈挺齋論曲〉出，則此處必然不致有此差異；而三家之所引錄自非今日之面貌矣。《歷代詩史長編二輯》所收校者乃《中原音韻及正語作詞起例》，而非〈挺齋論曲〉；其實〈作詞起例〉之與〈挺齋論曲〉一詳一略，由於字數相差懸殊，或即以此，遂不校其異同，故未可知。要之，欲論定《西廂記》第五本作者之歸屬，自當依三家所據之底本——〈挺齋論曲〉；至於研究作曲之法，仍以後出轉詳之〈作詞起例〉為主。」

陳先生將〈作詞起例〉與〈挺齋論曲〉視為繁簡後先之兩種版本，且推測後者為前者修訂之底本，本人對這點仍有疑點，再度寫信向陳先生請教，內容如下：「謝謝您的回條指示，之所以有此疑問，乃曾見到一篇論及此異文的文章（按：即張人和〈西廂記六字三韻語誤引辨正〉一文）與您所見不同，今經重檢所蒐集之資料，總算又找了出來，順便寄給您看看。您談到〈挺齋論曲〉當為〈作詞起例〉之底本，但今仍可見元刊《中原音韻》而不見元刊〈挺齋論曲〉，何以對臧氏所引深信不疑？安知不是臧氏記憶有誤或為了肯定原本《西廂》為五本而加以竄改？這是我的疑問所在，望指點之。」（民國 81 年 3 月 18 日）陳先生回函如下：「我以為臧晉叔《元曲選》所節錄之〈高安周挺齋論曲〉，雖難免有所疏，以致將《太和正音譜》某段誤入〈挺齋論曲〉（按：此現象張人和一文已指出）；然亦不可能故意將『本宮、始終、不同』竄改成『自古、相女、配夫』，蓋臧氏既未對周氏有所責難，亦未肯定《西廂》原為五本，是以知之也。至於沈德符始對『自古、相女、配夫』，略作批判，仍未嘗持之以證《西廂》原為五本也。直至清毛西河始據以論《西廂》五本。今人王季思即沿此說；其後，結集時之所以不再引用者，蓋以此條之證據亦嫌薄弱，究竟周德清在引文時並未標明劇名與作者故也，拙文擬亦本王氏此例，予以芟去。（民國 81 年 3 月 29 日）」

〔註 9〕如其云：「元人以關、鄭、白、馬為元初四大家，這裡的鄭，自然應是鄭廷玉，

慶煌一文既然引用錯誤的論據，當然就不能證明這個問題了；霍松林也只是提出後一本的情節在《董西廂》中已有，所以理所當然有第五本；周續賡則從劇本結構、作品主題、矛盾衝突、人物性格等四方面論述了《西廂記》原作必然要有第五本的存在。香港學者羅忼烈則引毛西河《論定西廂記》的說法：「今之據爲王作者，以《正音譜》也。若據《正音譜》，則并無可爲續者。按《譜》所列每一劇，必注曰『一本』，一本者四折也。今實甫《西廂記》下明注曰『五本』，則明明實甫已全有二十折矣。」可惜羅氏也犯了未查回原書的錯誤。（註1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譚正璧提出一個頗爲新穎的看法：「關漢卿不是沒有寫過《西廂記》，但他所作的不是現在流行的雜劇《西廂記》，而是用〈普天樂〉小令十六支寫的散曲《西廂記》。前者用來搬演，後者用來彈唱，而內容是一模一樣的。……可能是明人傳說《西廂記》爲關漢卿所作的由來。……至於誰作誰續之說的起來，可能原來并不單指雜劇，而是指一個人創作了《西廂記》雜劇，另一個人作了《西廂記》小令。到後來由於小令一時不見流傳，續作之說失去了依附，因而把五本的雜劇分爲兩截，（前四本，後一本）定爲一作一續，於是就有了『關作王續』、『王作關續』兩種不同的傳說。」（註11）

二、關漢卿作

楊晦一文曾有陳中凡〈關於西廂記雜劇的作者問題——對楊晦同志「關

而不是鄭光祖，因爲鄭光祖不是元初人，時代較晚。元代後期的作風漸漸崇尚辭藻，始以鄭光祖代替了鄭廷玉。大概王實甫的行輩稍晚於關、鄭、白、馬，故元初四大家中輪不到他。正如《琵琶記》後世推爲南曲之祖，而《荊》、《劉》、《拜》、《殺》四大傳奇中，反沒有《琵琶記》的地位，也因爲時代較晚的緣故。」姑不論鄭究指鄭光祖或鄭廷玉，錢氏以時代先後解釋排名，是否符合周德清原意，大有商榷之餘地。

〔註10〕《太和正音譜》所列每一劇並未如毛氏所云『注曰一本』，且王實甫《西廂記》下根本未『明注曰五本』。追根究底，可能誤自臧晉叔著錄〈元群英所撰雜劇〉時已言明「以下俱見涵虛子」，事實上卻多有出入。

〔註11〕王綱《關漢卿研究資料匯考》（中國戲劇出版社，西元1988年4月，1版1刷）頁275。案：「此十六曲（〈普天樂〉）僅見《樂府群珠》，曲文多與《西廂記》雜劇同。頗疑係後人摘取《西廂》曲文，隱括而成，以《西廂》久傳有關作之說，故編選者以之屬漢卿。以無確證，姑從舊題。或以爲此曲先於雜劇，而《西廂》有關作之傳，正因漢卿曾作此曲，亦推測之辭。」《樂府群珠》雖爲明無名氏輯，然不似《錄鬼簿》般疑點滿布，目前尚未見有學者提出某曲誤題某人作，使得這條資料的可靠性又增加了幾分。

著王續」說的商榷》予以回應。總之，楊晦所持主要一條理由是清《祁州志》的記載：「關漢卿高才博學而艱于遇，因取〈會真記〉作《西廂》以寄憤。」從而認為「從這條材料裡可以斷定，《西廂記》是關漢卿的晚年之作。」不知何以楊氏寧可信清修地方志也不肯信元明人的文獻？《河北日報》一文也犯了同樣毛病，僅能當傳說掌故看，不能以事實視之。（註12）董如龍一文也舉了〈普天樂〉小令十六支為證，結論卻大異譚正璧，他又結合了成化金台魯氏刻本《西廂》詠詞為佐證，強調《西廂記》關作說的可信度勝於王作說。董氏更將歷來有關的關、王等說的主要材料，製成簡表，注意到了序跋、曲論中的資料，不過，遺漏的也不少，更有斷章取義以歸類的嫌疑。蔣星煜後來寫了一篇〈西廂記作者考——西廂記作者關王二說辨析之再辨析〉，認為關漢卿作無任何有力證據。（註13）吳金夫一文除了也舉〈普天樂〉小令十六支，另外還有兩個論點：一是關漢卿有許多愛情內容的散曲，有的和《西廂記》關係密切；一是明人記載中說關氏作過《西廂記》。而反以為「考查《西廂記》的作者，《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的記載，只能作為參考資料，不能作為主要的根據。」這種論調似難令人信服。

三、王作關續

鄭振鐸大概是接受了明代以來相傳王實甫構想甚苦，思竭仆地而死的說法，（註14）因此才說：「所以王實甫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便計劃著空前

〔註12〕文章標題下有「知人」、「發生」等小字，疑是小標題，非撰文者化名。本報導後經張東焱寫成摘要，發表於1985年7月10日《青年評論家》。

〔註13〕董氏一文，如陸天池、槃適碩人的說法就沒有列入表中。又，將王世貞《曲藻》中的意見歸為王作說，似可再商榷。其原文云：「《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為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甫十三本，以《西廂》為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挂金索〕……後語亦不減前。」很明顯，董氏只取「則亦可據」以前而妄歸王作一說。〔集賢賓〕、〔挂金索〕乃第五本第一折曲牌，王世貞不贊〈長亭送別〉一折之「後語亦不減前」，足可證明王氏是較傾向於王實甫作前四本，而關補後一本的說法，而不再相信關作之說了。另，蔣氏該文收入《西廂記考證》一書，頁181~191。

〔註14〕清梁廷樞《曲話》卷五：「世傳實甫作《西廂》，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構想甚苦，思竭，仆地遂死。……」乃直承王世貞《曲藻》而來，世俗稍加附會而成。參見註13。

的一個大劇，以五本平常格律的雜劇，連接起來，來敘寫這個故事。至於以何因緣，只寫到第四本而未寫第五本，卻不是我們所能知的。據我們猜想，大約不外於死亡奪去了實甫的筆。實甫死後，同時代的最善於作劇的關漢卿，便繼其未完之志，將第五本續完了。」這種臆測是有違鄭氏平時的學術態度的。張永明二文，前者乃因蔡丹治一文而發。兩篇文章觀點一致，只是後者多摭拾了一些資料而已。原則上，張氏文章毫無推論過程，儘撿利於自己的論據，對於何以前人有的主張關作或關作王續等說法，既不辯難也不提。陳賡平一文從社會心理解釋，關漢卿是應觀眾要求補寫大團圓的第五本，因為是急就章，所以風格與其他作品不類，也由於創作太多，以致《錄鬼簿》疏於記載。蔣星煜一文一反陳賡平的主觀推理，純從版本上客觀地考證：「觀現存明刊本《西廂記》諸序跋，明確提出全劇五本係王實甫一人所寫者尚未發現。」因此結論只能是王作關續。〔註15〕

四、關作王修

只有孔繁信〈雜劇西廂記作者新探〉一篇。作者認為「……《西廂記》的原作者是關漢卿，今傳本《西廂記》是『關作王修』，並以爲「關作《原本西廂記》問世後，就有很多人不斷地傳抄、修改、增補。其中修改《西廂》卓有成效，貢獻最大的要數王實甫。這樣一來，從元代開始，就有關作《原本西廂》和王修本《西廂》兩個系統的本子在社會上流傳。……由於兩種版本在世上流傳，後來的讀者、文人、研究者，對這兩類本子進行比較、鑒別，便產生了種種看法和評價……。」以及依〈崔張十六事〉推斷關作原本爲四本十六折，從〈遇豔〉至〈完配〉止，爾後經王實甫修改增補爲五本二十一折。

從趙景深〈西廂記作者問題辨正〉一文，知尚有「退翁主張關漢卿作，王實甫僅補《圍棋》一折。」的說法，此說不足信，趙氏已辨正很清楚。

〔註15〕 蔣氏本文靈感來自張庚、郭漢城編的《中國戲曲通史》第二編〈北雜劇與南戲〉第二章第三節所引：「迄今所掌握的最早《西廂記》刊本，是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年）北京岳家書坊重刊印行的。這個本子，沒有標明作者姓字；但在書中所附的雜劇裡，卻用了兩支〔滿庭芳〕曲子，分別嘲詠了戲的作者王實甫和關漢卿。明崇禎十二年（西元1639年）的張深之校本，則逕稱此劇爲王實甫編、關漢卿續。據此一般認爲，此劇係王實甫所作；也有人認爲，其第五本乃關漢卿所續。」依此，蔣氏接著說：「我認爲這對《西廂記》作者問題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爲什麼這樣說呢？書的作者當然應該首先看書本上對作者姓字如何題署的，其他論著、方志、筆記只能作爲旁證。」

五、關漢卿作董瑋續

魏、蔡二氏所持理由，已一一由前賢所破（見前所敘），故此說實可不必再予討論。

六、元末無名氏作

周妙中從風格、結構、體例上提出他的看法，認為「《西廂記》雜劇很可能和關、王等人無關」，而是無名氏嫁名關王。鄭因百（騫）先生部分意見同於周氏，其假說是：「我以爲《錄鬼簿》王實甫名下著錄的《西廂記》，亦即王作原本，久已失傳，從明朝到現代流行的《西廂記》，其作者既非王實甫，更非關漢卿，而是元末明初的一個失名作家，但其中可能有若干部分因襲實甫原作。」其論據共六項：「一、題目正名與《錄鬼簿》不同；二、折數特別多而《錄鬼簿》未注明；三、多用長套；四、不守元雜劇一人獨唱的成規；五、體製篇幅極像《西遊記》及《嬌紅記》；六、曲文屬元劇末期風格。」鄭先生本文著重運用歸納法及從歷史發展脈絡中看《西廂記》之所以突出的特色，是臺灣在《西廂記》作者問題方面最有創見的一位學者，唯鄭先生著重在「立」己之見，相對的，若拿王季思一派學者的說法相比照，可能仍有商榷的餘地，如南戲對雜劇影響的早晚、元末何人有此高才寫成《西廂記》、部分因襲王作指何種程度的因襲、是否到元末明初才有可能出現體製篇幅長達多本的雜劇？〔註16〕再者，鄭先生當時所見版本有限，因此過分提高劉龍田本《西廂記》的重要性。〔註17〕鄧綏寧雖同意鄭氏說法，卻做了些許修正：「王

〔註16〕周德清在元泰定元年（西元1324年）所著的《中原音韻》一書，有兩處論及《西廂記》，其一在〈作詞十法〉書：「前輩《周公攝政》傳奇〔太平令〕云：『口來、豁開、兩腮』。《西廂記》〔麻郎（兒）〕么云：『忽聽、一聲、猛驚』，『本宮、始終、不同』。韻腳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便屬第二著。」周氏所引《西廂記》〔麻郎兒〕么篇六字三韻句例，前者見今本《西廂記》第一本第三折，後者見第二本第四折。已是多本連演的劇本了。

〔註17〕鄭因百先生認為：「弘治本是現存最早的版本，也就最接近《西廂記》本來面目，劉龍田本雖稍晚出，但是沒有後人改動的痕跡，與弘治本小有歧異卻屬於同一系統。」，「我們討論《西廂》作者，當然要根據時代較早而接近原作未經改動的版本，所以我用的是弘治及劉龍田本，而以其餘三本（按：指王伯良本、凌濛初校刻本、金聖歎評本）為參考。」姑且不論後來發現的《西廂》殘葉，及是否弘治本最接近原本，劉龍田本沒有後人改動的痕跡，茲就選擇劉龍田本而言，並不很適當，因劉龍田本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系統，劉龍田本之前尚有萬曆八年（西元1580年）的